



电影《数到三》海报。

在爱与边界中修行

■ 曾庆江

“数到三”是平常生活中的口令，更是很多母亲在教育孩子过程中的口头禅，是督促，也是倒计时，是命令，也是威胁。但这何尝不是人生的一个隐喻？或是人生的开关，或是一种告别。近期上映的电影《数到三》就是用这句极具地方特色的口头语来表达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思考，告诉人们，人生实际上是一场需要放下的修行，这对于现实生活中焦虑的人们而言，可谓是一剂清醒剂。

中国人共享的童年口令

《数到三》之所以能引发大家共鸣，在于它集中呈现了很多为大众所关注的社会议题，并把它们编织进一个悬念丛生的故事中，彰显了社会伦理的复杂性。“一颗心脏、两个孩子、三个秘密”的层层设局，看似巧合，实则精心设计，观众在被虐心的同时也会进行深度思考。

“我数到三”是几代中国人共享的童年口令。这种倒计时无须厉声斥责，却自带不容反抗的威压——三秒的停顿看似留出选择，实则传递着确定的结果：数完后，你必须按我的意思来，即把商量压缩成命令，把爱翻译成服从。

《数到三》通过各种细节呈现了这种以爱为名的控制：被拆掉的房门锁、被擅自修改的高考志愿、被催促吃药吃饭，一切源于“为你好”，一切只为“听我话”。这种扭曲的爱，甚至还体现在片中人物战玉梅和少年余景阳（战玉梅的儿子何一帆去世后，他的心脏被捐献给余景阳）之间。因此，当何一帆说出“我有多爱你，就有多恨你”时，大众甚至会觉得解气。

母职、父职本身的困境是值得大众思考的“爱”。《数到三》没有把战玉梅简单塑造成面目可憎的控制狂，而是耐心地铺陈她性格扭曲的来路：丧偶式育儿、独自抚养身患先天疾病的儿子、经济拮据、婆家步步紧逼。当社会把女性价值绑定在“母亲”这个身份上，当“孩子不好”便意味着“母亲失职”成为默许现实，控制欲便会在焦虑的土壤里疯长。她不是不爱孩子，而是太爱了——爱到把儿子当成了自己全部的价值证

明，也当成了唯一的生命出口，近乎变态却又让人无话可说。

与战玉梅形成对照的，是余景阳的父亲余建辉。尽管他疲于生计无暇陪伴孩子，但在孩子生命垂危之际，他不惜一切代价给孩子带来生机。从父母的角度看，两场悲剧或许无关对错，或许可以避免，但在生命伦理和社会伦理的交织中，无异于一场天人交战：当爱与边界、关怀与尊重失去平衡，再深的爱也可能变成枷锁。

透过别人看自己

《数到三》最动人的地方，在于它没有居高临下地讲道理，而是让观众都从角色身上认出自己。首映以来，无数观众说“哭完了一整包纸巾”，说“在电影里看到了自己”，说“想带着爸妈二刷，又怕和爸妈一起看”。这种矛盾的心情，恰恰是影片最真实的注脚：我们既渴望被理解，又害怕被看穿；既怨恨那些安排，又无法否认其中包裹的爱意。战玉梅和何一帆的母子关系、余建辉和余景阳的父子关系，其实是当下很多父母子女都应当思考的问题。

正因如此，《数到三》没有给任何人贴标签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派角色。它解剖战玉梅的困局，却不审判她；它呈现余建辉的失职，却留给他救赎的可能。影片用一种近乎悲悯的视角提醒我们：父母是第一次做父母，可他们曾经也是孩子；当他们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去爱孩子时，却不懂得那份爱落在孩子身上是怎样的重量。看懂双方的处境之后，电影把更深刻的问题留给观众：出路在哪里？全然放手就真的幸福吗？影片里，移植了心脏的余景阳缺乏约束与牵挂，街头流浪、冲动斗殴、台风天登上高塔、乘船时纵身跳江……每一次冒险都有惊无险，最终都是那个不是妈妈胜似妈妈的战老师守护在他身边。可见，答案既非全部控制，也非全然放弃，而是在保护与放手之间找到动态的平衡——这恰恰是现实中无人能给出标准答案的难题。

走出过去，走向未来

如果影片止步于呈现伤痛，它至多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，但《数到三》显然不止于此。它要在伤痛中凿出一条通往未来的路，让我们审视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关系。当真相的利刃划破假象，没有人是纯粹的加害者，也没有人是无辜完人——人人心中皆有秘密，人人都在愧疚与自赎中艰难前行。

战玉梅在失去儿子之后，一直把心中的恨意放在肇事者身上，没有丝毫原谅的空间。但是，在与肇事司机的一番对话中，她终于认识到自己才是杀死儿子的罪魁祸首，于是很快就原谅了肇事司机余建辉，并在余景阳命悬一线时，哀求医生“一定要救他”。那一刻，她守护的不再是儿子的心脏，而是余景阳这个人。接纳了余景阳，实际上也就是和过

去的自己告别。影片用这个细节完成了全片最重要的转喻：放下，不是忘记那个离开的人，而是承认另一个生命从来不属于自己；爱，不是占有与复刻，而是尊重他活成他自己的样子。

于是，那句贯穿全片的“数到三”，在结尾处被重新赋义。战玉梅站在游船边，对着镜头轻轻倒数，与何一帆留下的画像微笑合影——画中的她身着大红舞裙，年轻、舒展。这是年轻的她，也是儿子心中的她。同样的三个数字，曾经是压垮孩子的最后通牒，如今成了她与自己和解的仪式。在送余景阳上大学后，他们两个人心领神会地共同喊出“一二三”时，一个被允许重新定义的明天已经开始出现。人与人之间完成和解，更是自己与自己的和解，走出去才能走向未来。

“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，但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。”这是经历过生死后的痛彻领悟。主题曲《好的》响起“先水深火热，再握手言和”的歌词唱出了两代人的心声。战玉梅那句“所有事情都是为你好，其实是我自私，是我离不开你啊”，与其说是忏悔，不如说是与自己和解——她终于承认，那些年攥在手里的，不只是爱，还有孤独与恐惧。所谓修行，不过是学会与遗憾共处，学会在“数到三”后，让那个不肯松手的自己放下，然后对自己说一声“好的”。

人生是一场放下的修行，究竟放下什么？是放下“我是为你好”的单方面控制，放下“来日方长”的心存侥幸，放下对过去的执念，放下对当下的迷茫，也放下对完美的苛求。数到三，可以是命令的倒计时，也可以是告别的倒数；可以是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也可以成为重新出发的起跑线。《数到三》提醒每一个在爱与焦虑中挣扎的普通人：真正的爱，始于承认对方是独立的生命；真正的放下，始于对自己说一声“好的”。影片的英文片名为 Keep the Beat，可以翻译为“守住心跳”，也可以翻译为“保持节奏”，这正是走出过去、走向未来的生动注脚。

（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）

电影《数到三》人物海报。

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值班主任 | 李丛娇

执行主编 | 罗安明

封面设计 | 许丽

封面摄影 | 宋国强

邮箱 | hnrhznzk@163.com

欢迎投稿或提供线索